

湖北省作家协会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儿童文学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湖北省作家协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上)/朱莎莉、董宏猷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46-5

I. 湖…

II. ①朱…②董…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当代 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当代

IV .I21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0890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6 插页:2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559千字 印数:1-2900册

ISBN 7-5354-1846-5/I·1447 定价: 44.00 (平装)
58.00 元 (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总顾问

缪合林 王重农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剑秋 卢吉安 邱久钦 陈昆满

周玉兰 周祖元 骆文 曾卓

童道友 路用元 碧野

主任委员 蒋林

副主任委员 周百义

总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先霏 刘富道 陈美兰 周季胜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方 李传锋 朱莎莉 刘益善

刘青 吴小斌 张永健 杨书案

於可训 赵国泰 俞汝捷 洪洋

涂怀章 梁必文 谢克强 董宏猷

管用和 熊辉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各分卷主编

中篇小说卷：	王先霈	张永健
短篇小说卷：	王先霈	张永健
诗歌卷：	谢克强	赵国泰
散文卷：	涂怀章	
报告文学卷：	涂怀章	
儿童文学卷：	董宏猷	朱莎莉
文学评论卷：	於可训	

总 序

近二十年湖北文学的风姿和行进的轨迹，很像自西而东横贯本省的扬子江——浑浩流转、奔腾激荡而又有曲折回环，它与全国文学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共同经历了复苏和繁荣的若干个阶段，又在具体环境中展开个性化的探寻与突破。它与三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前期的湖北文学并列，成为本世纪湖北文学交响乐中最华丽的乐章。此时此刻，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迎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时刻，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编选《新时期湖北文学大系》，其意义远不止于一般的回顾和小结，而是着眼于为适应和促进社会和文学的转型、为推动我们的事业迈进新的境界，作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准备。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湖北文学曾经在几个重要方面领风气之先。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一九七七年年底问世，一时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很及时地适应着忍受了十年文化饥渴的人们急切的审美需求。徐迟一九七七年发表《地质之光》，一九七八年元月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它们是报春的燕子，预兆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它们讴歌曾被践踏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鲜明地提倡一种新的价值观。徐迟赞美“陈氏定理”是无价之宝，他的那几篇报告文学对推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作用，它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乃至对当时许多青年人追求知识、献身科学的人生选择的作用，同样是难以估量的。碧野、曾卓、骆文等老作家，用炽烈的感情谱写新作，李尔重的

宏篇巨制《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的系列历史小说，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都为湖北文学增光添彩。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第一届开始，刘富道、映泉、楚良、王振武、姜天民、喻杉、李叔德等湖北作家先后榜上有名。其他文学种类也佳作纷呈，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继续成为全国的重镇，一批热情而机智的作品，深受青年们喜爱；诗歌有曾卓的《老水手之歌》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熊召政的《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的乡土诗别具一格；黄瑞云的寓言饱含文化意蕴；董宏猷、徐鲁、韩晖光获全国儿童文学奖，李传锋的《退役军犬》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沈虹光的剧本题材广泛，有着良好的舞台效果；田野、王维洲的散文颇具楚地骚人的灵秀。湖北的大众文学，从创作到编辑，在全国都居于突出地位。新的生活呼唤和促成新的观察者、描述者。二十年间，从大学的宿舍里，从部队的营房里，从车间和码头，从乡镇和山野，走出一批批年轻的作者。他们或带着天真未凿的稚气，或带着荆楚平原的泥香，或伴着汉正街的市声，或裹着武钢高炉的热气，跨进文坛。生活中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创作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他们把对生活的思考放在优于艺术形式雕琢的位置。即使在诗歌创作中，湖北作家也较少专注于句法上的变异，而更多是让读者呼吸山村田野的清风。八十年代前中期的作品昭示，湖北文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

此后，当人们沉浸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转换中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文学界争议着新的美学观念、试验着新的艺术手法的时候，湖北文学界表现得略有迟疑。迟疑并非是惶惑，是在沉吟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一九八八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进行到第五届，首次出现湖北作家的名字，她们是方方和池莉。紧随

其后，刘醒龙对农村变革的追踪，邓一光对父辈军人的刻画，被认为是近年文学的重要收获。叶明山、岳恒寿、陈应松、刘继明、田天等各向不同的方向探索。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方方、池莉之间，风格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湖北的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们，在发挥各人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形成一些群体的共性。他们构成的方阵，在中篇小说作者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不仅是湖北新的作家群诞生的信号，也给全国文学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湖北是中部内陆省份，周遭山脉拱围着中间的鱼米之乡，武汉是在百余年的社会发展中繁荣起来的大城市，市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背景，湖北作家多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在街衢世俗里提炼风雅和捕捉醇厚的人情，从畴湖沼间摄取浓郁的诗韵。这就具有了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陕北的黄土地大不一样的风情。从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十多年来，受到全国文学界广泛注意的湖北作家人数稳步增加，不是一茬替代一茬，而是老一辈和新一辈、先出的与后续的相伴相随，声势日壮。湖北的几辈作家是有天赋才华的，但他们的成绩的取得，更多地靠的是勤奋与踏实；他们是讲究技巧的，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更多地靠的是内容的真实性与亲切感；他们有较为安宁和谐的创作环境，而其广泛影响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实力，较少依赖鼓吹与炒作。他们很少标新立异地张扬，却不乏对现实和历史的独特的体验。中国新时期文学，从七十年代末对伪浪漫主义的摒弃到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发生过并且还存在着多方位的探索。湖北大多数作家所采用的，是吸收了多种成分的、具有新的内涵和色彩的现实主义。他们的这种创作取向，一直得到本地评论界和文学编辑的有力支持、鼓励，并不断有新的进展。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有着相近的品格，以社会历史批评为基点，吸纳多种文

学观及批评方法。实践表明，湖北文学界的选择，有利于文学对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反映，有利于文学满足广大民众的接受需求。在这一方面，湖北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是有所贡献的。这套大系在体现本省作家多样的创作个性的前提下，也体现了这一主导的倾向。

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疏漏和失误是难免的。不过，上溯文学之江而反顾，虽然未能规行矩步地寻踪觅影，未能毫厘不差地描摹精确的图形，我们还是在省各地文联和作协的热情协助下，尽可能多地重读了二十年来的优秀作品。其中不少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没有收入，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未能收录，甚至有个别在全国得过大奖的佳作也忍痛割爱，这绝不减轻它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更不损害它们的价值。选本总是有局限的，如果读者披览这套大系，能够在鸟瞰中思索二十年来湖北文学发展中顺逆、畅阻、缓急的变化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作为开拓新航道的参照，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总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七月

前言

董宏猷

—

当我们编完这卷儿童文学选本时，二十世纪即将离我们而去了。一个崭新的世纪，正如同朝阳一样，即将从地平线上朝气蓬勃地升起。在这样一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编选湖北省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自有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以上下两卷本的篇幅来选编湖北省的儿童文学创作成果，是湖北省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湖北省儿童文学的发展和蔚为大观，正好是新时期以来的二十余年，因此，这样的选本，不仅仅是属于新时期的，也是属于二十世纪的。

当然，也无庸讳言，在这套文学大系中，“儿童文学卷”所涉及的文学体裁是最多的，在选编之初，也是大系各卷中面目最不清晰的。其不清晰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呈现着一种“即兴性”和“散发性”。在儿童文学园地中，虽然始终坚守的以儿童文学创作为己任的“儿童文学作家”并不是太多，但是，到儿童文学园地里来辛勤耕耘过的，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浇过水、培过土的作家，却真是不少。在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本中，如何在这种“即兴”和“散发”中钩存、发掘、选编新时期以来

为湖北省儿童文学作过贡献的作家的作品，的确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心血。第二，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历来就有将儿童文学“单列”在主流文学之外的传统。这样一种“单列”，是因为中国没有儿童文学的自觉传统。作为一种自觉的儿童文学，中国的儿童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萌芽、发展起来的。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和儿童作为“独立的人”被发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封建道德伦理中，儿童始终就不是“独立的人”。在儿童文学发展之初，将其“单列”，是一种培植和重视；而在儿童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已经进入其黄金时期，研究小说的放弃少年小说和儿童小说，研究诗歌的放弃儿童诗和儿歌，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漠视。第三，湖北省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八十年代曾出过一个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的选本。而像这次以“文学大系”的形式和气魄全面地展示湖北新时期二十余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成果，的确是一个创举。正因其“大”而“全”，正因其集二十余年成果于一书，我们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去主动地像寻宝一样地寻找作者和作品，使这部选本逐步地从混沌走向清晰。

经过大家几个月辛勤地工作和努力，选本的脉络终于清晰了。我们惊喜地看到，湖北省的儿童文学不仅仅是几个儿童文学作家苦苦坚守的一块高地，而且是一片广阔而美丽的原野。我们惊喜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作家，在浮躁与喧哗之中，甘于寂寞，默默耕耘，为孩子们写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我们终于可以以这些创作实绩展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

湖北省的儿童文学，是与我省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同步发展的，而且始终保持了持续发展和上升的势头；

湖北省的儿童文学，是与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同步发展的；在新时期的前期、中期和近晚，湖北省都拥有在全国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在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整

体格局中，湖北的儿童文学拥有自己的特色，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

湖北省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拥有自己的轨迹。

打倒“四人帮”后，儿童文学迎来了新时期的春天。七十年代的末期至八十年代的初期，湖北省儿童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童话和散文创作上，其代表作家是管用和、江全章、田野、萧剑峰和杨书案、周天六、龚去浮等。他们的儿童诗和散文、童话的创作，有的可以追溯到“文革”以前。在新时期发轫之初，他们是湖北省儿童文学最早的拓荒者和耕耘者。

进入八十年代后，少年文学开始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年小说的崛起。少年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最重大的文学现象，而少年小说无疑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变革的突破口。在这样一种变革的潮流中，董宏猷、韩辉光、叶大春等的校园小说和少年小说开始在儿童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随后，他们的小说创作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成为湖北省儿童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

八十年代的中期至现在，一批青年作家带着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气息，像他们作品中的小鸽子一样飞进儿童文学绿色的原野。徐鲁、华姿的诗歌和散文，谢学军、张年军的小说，宋玲玲、王定海的科幻小说和知识童话，萧袤的幼儿文学，周百黎、刘小平的诗歌，都以鲜明的艺术特色，丰富了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其中的代表作家是徐鲁。

湖北省新时期的寓言创作，始终是稳定的，黄瑞云、段名贵（凡夫）是湖北寓言创作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全国寓言创作的大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开始呈现出老中青

三代作家共同耕耘的繁荣景象。在艺术格局和创作风格上，也呈现出各具特色、并以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之艺术气象。新时期以来，除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的坚守和掘进，在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寓言、科幻等各个领域，许多以写“成人文学”名世的作家、诗人，也以可贵的童心，为孩子们写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冠以“儿童文学”，但却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许正是由于他们少了某些“儿童文学创作”的框架、观念的束缚和羁绊，他们的作品恰恰给儿童文学的原野吹来了一阵阵清新的风，使湖北儿童文学原野的色彩更加绚丽斑斓。他们的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或即兴或加盟，使湖北的儿童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没有“小圈圈”藩篱的态势之中，同样有趣的是，湖北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往往在“成人文学”的某个领域中施展身手，而且有所成就。这样的一种互动和互补，是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特色。

三

湖北省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复兴，是从诗歌和童话开始的。新时期之初，诗歌和童话曾是湖北儿童文学起飞的双翼。

为湖北儿童文学在全国首先争有一席之地的诗人，是管用和和江全章。

管用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涉及到诗歌、童话、寓言等各个领域，尤以诗歌闻名。管用和的诗讲究构思和意境，在传统的“民歌体”中，洋溢着淳朴的天真和童趣。他的童话诗《小鲤鱼找珍珠》，不但是湖北省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轫之大作，而且是中国新时期童话诗和叙事诗中的一颗璀璨的珍珠。

管用和是以乡土气息浓郁的成人诗而名世的，他的儿童诗的

创作，只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的儿童诗歌的创作，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淡出，因此，他在儿童文学上的成就，似乎遮蔽在他成人诗的麦箫和牧歌中。但是，他在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应该历史地凸现出来，并且铭刻在湖北省儿童文学发展史上。

江全章是湖北省坚持儿童文学创作时间最长的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从五十年代至今，他为湖北的儿童文学默默地耕耘了四十年。正是他的坚守和耕耘，为湖北的当代儿童文学一直保留了一股脉气。他的儿童诗和少年诗，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和管用和一样，江全章也擅长于叙事诗，由于出身在洪湖，他的诗歌的题材也和湖、和洪湖结了缘。他的《碧水·红莲·少年》和《不拿枪的小红军》，是新时期儿童诗的优秀之作。在整个新时期，他一直活跃在儿童诗坛上。

萧剑峰也是湖北儿童诗创作的代表作家。他的儿童诗在浓郁的诗情中，飘逸着一种奇幻、典雅和书卷气。作为一位资深编辑，他为湖北儿童文学的贡献还表现在推出了许多湖北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他的童话诗和寓言诗，他的叙事诗，他的取材于湖北神话传说的诗歌题材，他的“整齐、压韵”的“民歌体”，代表了新时期之初湖北一批中年诗人的艺术特色。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曾卓的少年诗，是湖北新时期儿童文学不可多得的收获。他给少年们的诗，有许多是在冤狱中写的。在这些满怀激情和哲理的诗中，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洋溢着少年的蓬勃朝气。这些少年诗和他的代表作之一《悬崖边上的树》一样，成为新时期少年诗中火红的旗帜。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后，一批教师出身的青年诗人以其清新明丽的校园诗，飞进了诗坛。饶庆年、华姿、胡鸿、徐鲁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诗，一方面继承了管用和等湖北乡土诗浓郁的田园歌韵，流淌着江南的清新灵动，一方面，又与管用和、江

全章等中年诗人“讲故事”的叙事形式有着明显的区别。管用和、江全章更多是儿童的，饶庆年等更多是少年的；管用和、江全章更多是“第三人称”的，饶庆年等更多是“第一人称”的；管用和、江全章更多是“教育”的，饶庆年等更多是“自我”的。而刚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华姿、胡鸿、徐鲁离孩子们更近，他们自己就仍然是大孩子呀。在他们四人之中，饶庆年、华姿、胡鸿三人正如饶庆年的《教师笔记》一样，在诗中的角色更多的是教师，经历了青春期的激情宣泄之后，他们便迅速地转向了成人诗。而徐鲁则完成了从“教师”到“少年”的嬗变，成为中国新时期少年诗坛上最活跃也最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之一。

徐鲁的诗几乎都是“中学生”的，他的少年诗中，有不少是追忆童年和少年的诗篇。童年和少年的徐鲁也许是孤寂的，这种孤寂使他对爱的需求，对人性的追求，大得要命。因此，他的诗中，常常流淌着一种忧郁，与其说他在写中学生的生活，不如说他更渴望与中学生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在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追忆和咀嚼中品味人生的况味。于是他的诗便常常超越了对中学生生活的平面的描述，而进入了少年们的心中。湖北新时期儿童文学中诗歌的创作正是因了徐鲁的承前启后而生机勃勃，在新时期的后期，与小说一起，成为湖北儿童文学持续飞翔的新的双翼。

儿歌是儿童诗中最需要一颗无邪童心和天真童趣，最需要一种奉献精神的品种。刘培青、龚去浮、徐焕云、姚振启便是湖北新时期儿歌园地里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刘培青一直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就在我写这篇序言、发现尚缺刘培青先生的作品但不知如何和他联系的时候，我在一所学校里极其偶然地碰到了刘培青先生的大公子，我才知道，刘培青先生已在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也才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刘培青先生的作品复印件，从而填补了新时期之初儿歌创作的空白。我甚至相信了这是刘培青先生的在天之灵在希望这部选本更加完美。龚去浮、徐焕云的儿童文学创作

贯穿了整个新时期，他们的艺术成就并不仅仅限于儿歌，但是，由于儿歌的稀缺，我们更愿意选他们的儿歌作为湖北儿歌的代表。他们的儿歌，清新，自然，形象活泼，童趣盎然，讲究传统儿歌内在的节律和明亮的诗韵。姚振启的诗歌创作是从部队写“兵歌”开始的，到了八十年代，他开始写儿歌，竟一发而不可遏止。如果说刘培青、龚去浮、徐焕云更多是“乡土”的，那么姚振启则更多是“都市”的。他的儿歌更多现代都市的背景和形象，更多城市儿童的喜好与视角，更多一些幽默与风趣，更多一些“爷爷”的情感。这也许和他刚刚当爷爷的经历和体验有关。他的都市和刘培青等人的乡土，构成了湖北儿歌和谐乐章。

作为《离骚》和《九歌》的故乡，湖北当代诗歌的生长是非常繁茂的。刘益善、王新民、熊明泽、梁必文等人的乡土与江南，董宏量的钢城，李道林的长江，彭介凡的机场，胡发云的城市，都以独特的艺术风景，组成了湖北新时期诗歌绚丽多彩的长廊。为湖北新诗和新诗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张永健、赵国泰，也为孩子们献出了他们的爱。他们为孩子们写的诗，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了湖北的少年诗苑。为孩子们写得更多更自觉的，是刘益善和王新民。刘益善那种像山中的云雾一样萦绕在故乡的忧伤和深情，王新明那种大河奔流一泻千里的气势与激情，使湖北的少年诗苑增添了许多楚文化的因子。

“正当少年时”的少年本身的创作，历来是儿童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湖北的少年诗作，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刘倩倩、周百黎、党苗和谢春霖的少年诗，是湖北新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代表作。他们是湖北诗歌沃土是开放的美丽的小花。

进入九十年代后，湖北儿童诗和少年诗的河流仍然浪花飞腾。萧袤、方宗华、群山的儿童诗，兰帆的科学诗，刘小平、俞伟华的少年诗，都使我们看到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勃勃生机。萧袤的活泼童趣，兰帆的寓科学于诗于文，刘小平对少年青春期朦胧情感

的形象表达，俞伟华近似镰刀一样冷峻沉甸的乡土诗，都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只要他们继续努力，心无旁骛，一定会为二十一世纪的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四

湖北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发展，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并与新时期文学主流同步发展的。新时期之初，随着短篇小说的勃兴，许多作家是将收入本卷中的作品作为“小说”而不仅仅是作为“儿童小说”来写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儿童小说”的特质和品位，恰恰相反，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儿童文学包括儿童小说从观念到创作手法都面临着新时期的洗礼；而一大批没有旧的儿童文学观念束缚的小说家的涌入和创作，无疑使湖北的儿童小说有了一个较高的艺术起点。周百义、李传峰、周翼南、刘富道以及沈虹光、沈晨光姊妹的小说，就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起点和品位。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儿童小说中那种憋着小娃娃腔说教的弊病，周百义在1982年对“文革”中人性与兽行的冲突的描写，李传峰的动物小说，周翼南的外国题材小说，沈氏姐妹关于城市生活中开始出现的文化差异与贫富差异在孩子心灵中的折射的描写，以及对生活在底层孩子温馨的同情，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李传峰的动物小说后来有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湖北文坛一道独特的景观。沈晨光的校园小说是湖北新时期校园小说的先驱，因为其描写的是很少有人涉足的幼儿园生活，而尤其显得引人注目。他们的小说，和董宏猷的校园小说，凝成了新时期之初湖北儿童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出身于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家庭的钱五一，是湖北新时期早期具有儿童文学自觉的作家之一。他和新时期热闹派童话代表作家